

都活成从不言败的悟空

蒋亚莉

8月20日，中国首款3A游戏大作《黑神话：悟空》上线，冲上热搜。从刷屏，到霸屏，其精彩，是一场演绎千年中华文脉底气的大戏。

《黑神话：悟空》背景设定在充满东方魔幻色彩的世界，玩家体验丰富剧情、紧张的战斗以及精美的视觉和音效设计。游戏通过3D扫描真实世界的寺庙、佛像、森林、岩石等，制作出逼真的物体、建筑和景观图形，原汁原味地还原了文化IP。中国文化，于博大精深处，红了悟空，出乎意料，更在情理之中。

游戏悟空，让出境的山西27处古建筑、陕北说书、中国功夫，成为万众瞩目的新宠。现实世界寻景取景，将其“转描”到虚拟世界，是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亮点。铁佛寺、玉皇庙、小西天、悬空寺、云冈石窟、应县木塔、大足石刻……国内36处实地取景，穿越百年千年的雕梁画栋、斗拱飞檐、泥塑金身，让海内外玩家惊叹。中式建筑之美，继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，被悟空游戏里的又一波建筑美学点亮。

《西游记》成书于明代，浓缩的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国粹。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”齐天大圣的英雄气，被伟人毛泽东描绘得淋漓尽致，也是普通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英雄情节的写照。从石猴到齐天大圣，从弼马温到护送玄奘西天取经，悟空，闹天宫、取真经、得正果，由猴而圣，由量变到质变，唱响中国人骨子里除暴安良、替天行道的好汉歌。

以一部耳熟能详的名著主角为引子，重设玩家与角色的双重互动，是这部游戏成功的独家秘籍。在《黑神话：悟空》中，孙悟空真身被二郎神一剑砍死，元神化作“六根”散落各地。玩家扮演花果山的猴子（游戏中“天命人”），肩负寻找“六根”职责，让孙悟空重返人世。“直面天命”是其命题，更是整部游戏内外的主旨。为探寻昔日传说真相，天命人踏上征途，重走西游路，在虚拟世界除妖驱魔，圆一个与生俱来的英雄梦。黑风山沟深林密，黄风岭风沙漫卷，盘丝洞阴鸷恐怖……原著地点、人物和故事，被具象化。他们由原著中走出来，走进玩家现实与虚拟的世界，在闪转腾挪间，亲历西游。那个曾经渺小的角色，因为复活悟空的使命，英雄主义被激活，活成英雄的模样，由大圣的铁杆粉丝，活成大圣。

“放马西行，直面天命。”“唱什么命不由天，却笃信自己，才是天命之选。”《黑神话：悟空》这些高燃的文案，已经给出答案。人类的盗火者，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，普罗米修斯的悲壮，在孙悟空的身上重演。十万天兵刀剑雷火奈何得了他吗？他屈服吗？一息尚存，就要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妖斗，其乐无穷。这是孙悟空的天性，也是他成为孙悟空的原因。他的形象，是全体不屈不挠的中国人理想化的自我投射——直面天命。游戏中，寻找“六根”的“天命人”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从游戏里抽身出来，回到现实世界，依旧血气方刚，活成另一个悟空，越战越勇，从不言败。

万千个悟空，在游戏中复活，在现实中重生，悟空薪火，成就我们民族的血性。这种文化自信，自带光芒。

文化

我爱家乡花鼓戏

罗秀英

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中，一个长期在外地生活的同学邀请我和他一起唱《刘海砍樵》。这支曲太熟悉了，可谁知道唱起来我居然既跑调又跟不上节奏，尴尬极了。为此，我决心学唱花鼓戏。

八年前，我如愿参加了老年大学花鼓戏唱腔班，学的是以长沙方言为主的花鼓戏。授课教师是精通花鼓戏且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李萍和黄丹两位老师。

针对老年学生的特点，两位老师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广戏曲艺术。我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乡土艺术的熏陶。老师从花鼓戏起源与戏种给我们讲授。花鼓戏有长沙花鼓戏、宁乡花鼓戏、益阳花鼓戏和常德花鼓戏等几十个不同的戏种。其中长沙花鼓戏以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，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较大的一种。它是由农村的劳动山歌、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（包括打花鼓、地花鼓）发展起来的，距今已有160余年历史。长沙花鼓戏在地花鼓阶段，是从“两小”（小丑、小旦）到“三小”（两小加小生），再从“三小”发展到多种角色。但以“三小”为主，至今仍是长沙花鼓戏的重要特点。

湖南花鼓戏的唱法不仅有颤与不颤的方法，还有很多润腔方法。正因为有这些经过润饰的唱腔，才构成了那浓郁的花鼓戏唱腔地方特色。触电腔，也称气震音，在这个音上强烈快速地颤抖，似触电一般，也因喉头急剧颤动，造成快速波动，亦称气震音。花鼓戏的花舌腔，特点就是打嘟嘟。老师告诉我们，要用舌头顶前两颗门牙打，要不断练习。这些都是基本功。

李萍老师拉琴如行云流水，根据老年学生特点，教学时，遇到高音都降低一个调；黄丹老师逐字逐句教，教学时生动细致，行腔、归韵、收音都很好。两位老师有魅力，接地气，授



有粗犷、爽朗的特点。

老师说，花鼓戏里喜怒哀乐都有。在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表达方面，老师强调感情要投入。例如，唱《九连环》和《洗菜心》要体现少女怀春，节奏明快，唱腔娇、甜；唱《打铜锣》中林十娘的“谷子金金黄”，要体现林十娘的自私；唱《送货路上》何大妈的“好媳妇早早过门”，则要体现何大妈的喜悦。黄老师在授课时结合演讲的内容给我们做一些展示，如讲到如何表现不同年龄的人时，可以以动作来区分。首先是少女，步履轻盈，动作欢快，具有朝气；其次是已婚妇人，左摇右摆，娇媚动人；最后是老姬，踮着小碎步，身体一步一颤，似倾斜斜……

最有趣的是边唱边演。在筹备期末联欢会时，两位老师指导我们全班同学，男女各成一排，演唱《扯白歌》。老师作出各种形态，大家兴趣盎然，笑声不断。

经过一年的学习，我的演唱水平有所提高，唱《刘海砍樵》不再是难题了。我最喜欢花鼓小调《洗菜心》《瓜子红》。《洗菜心》中小妹子借物抒情，随着“哪一位年少的哥哥……”音韵拉长，醉人的吟咏，慢慢在思绪里涣散开来，真是妙不可言！如今和花鼓戏爱好者们在一起，我可以一展歌喉了。

我学唱花鼓戏已经好几年，既提高业余兴趣爱好，丰富生活，又愉悦身心，越学越有味。花鼓戏悦耳动听，中西乐混合，动听悦耳，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。每逢佳节或是婚丧典礼，如歌如泣的花鼓调一唱起，便会逗引出家乡人或喜或悲的共鸣来。花鼓戏成了家乡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充实了一代又一代家乡人的文化生活，也在一代又一代家乡人的口里不断传承。

我爱家乡花鼓戏！

讲述

知青生活杂记

宋定一

我是湘潭市二中1968届毕业生。1969年元月3日，响应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下放到茶陵县七地公社月岭大队鱼忠生产队插队落户。我和同班两个男同学以及初中部的三个女同学，组成一个“家庭”，开启了6年的农村劳作。

在三个男生中，我个子最矮，只有1.64米。其他两个同学，一个1.76米，一个1.72米。当时生产队记工分，采取的是“自报公议”。在评议中，我的分数最高，他们给了“8分”，而另外两人只评了“7.5分”。为什么个子矮小的反而评分高些呢？其实贫下中农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我给农民伯伯的印象是不怕苦、干活卖力、手脚麻利。

确实，大家的评价恰如其分。就拿插秧来说吧，我就是一把“好手”。这与我外婆家就在雨湖区长城乡洪桥村（羊牯塘）有关。学生时代，每到暑假，我总要到那里居住一段时期，每次“双抢”中亦少不了我的身影，特别是插秧，“阵阵不离穆桂英”。在茶陵农村，插秧对于我来说，是轻车熟路，不但能左右手开弓，其速度不比当地农民慢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

在物质匮乏的1970年代，做饭都是用柴火。柴有两种，一是茅草，二是棍子柴。茅草，屋场前后均有，但不耐“烧”；棍子柴耐“烧”，则要到十里之外的山上去砍，来之不易。一次，我在树林中将一根树枝刚砍下来时，抬头突然发现眼前树上正盘踞着一条竹叶青蛇，好在发现及时，没有惊动它，才免遭一劫。当时吓得我要死，拿着柴刀就跑……棍子柴砍好之后，分别用树

藤捆成两捆，再用禾枪挑着。每砍一次棍子柴，一般可烧上半个月。还有一次，不知何故，锋利的柴刀没有朝树枝砍，而是伤到了自己的左手腕，顿时鲜血直冒。我大喊“救命”！好在不远的农民兄弟听到，迅速赶来，用土方法止住血。至今，伤疤印还留在手腕上。

在下乡中，插秧、扯秧、耕田、割禾、扮禾（躲脱谷机）等农活还不算什么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挑牛粪。牛粪当中的有机物含量比较高，是上等的牲口肥，充当庄稼的基肥最合适不过，有利于庄稼的生长。

第一次挑牛粪，正值农历九月，气候十分宜人。这一天，全队的劳力都往垅中田头送牛粪。我和大家一样，挑着一担簸箕，径直向牛栏走去。步入牛栏中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臭气，令人作呕。我用耙头用力地将牛粪放入簸箕中，硬着头皮挑着往外走。

从牛栏至垅中田头，足有三四里远。挑一百来斤的担子，对于一个农村劳力来说，是小菜一碟，但对于我这个城里伢子来说，尽管农民伯伯照顾我，一担牛粪的重量不过60来斤，却也累得够呛。三四里的路程，走走歇歇五六次。当时已是深秋，内衣却汗得通透。更让我难堪的是，挑牛粪到田头，还要用手将牛粪均匀地撒入田里，刺鼻的浓臭味真让人恶心！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学着农民伯伯的样子，硬着头皮干。

第一次挑牛粪，对我来说，是刻骨铭心的。它不但锻炼了我的体力，而且洗刷了自己的心灵，让我真正体会到“没有大粪臭，哪有五谷香”的道理。

湘乡市城关镇的惜福弄，曾名锡福亭，是与湘乡大正街的状况坊齐名的“湘乡十八弄”之一，由于是湘潭至邵阳的潭宝路进入湘乡城区的第一弄，故有“湘乡第一弄”之雅称。

人有三千疾，唯有思乡病难医。我在湘乡惜福弄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和求知岁月，直至19岁入伍当兵才离开这个永远怀念的地方。

在芳园子处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木质廊亭，两旁的木桌椅可供推车挑担的人休息，也是我们夏夜纳凉的最好去处。我记得为这里歇脚的人送水的有我姝姊和周三舅奶奶。很可惜的是，廊亭在“大跃进”时期被人摧毁了。

在这条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城乡接合部的古巷，我下过田、种过菜、放过牛、摸过鱼，更多的是帮家里做家务事：扯猪草、捡柴

难忘湘乡惜福弄

彭成仁

惜福弄并不大，更不长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当年只有十几户人家和稀疏的几栋民房，菜地和水塘占据了大部分田土。弄口有两家小商铺。进弄后不到200米，就是弄里最大的房屋——我家老宅彭家大屋，也叫倒字屋堂。里面住着从我家祖辈沿袭下来的四户人家，也只有几十号人。邻居们都是当地的菜农户，也在惜福弄的尾处种了几丘稻谷。

这里的鱼塘和水圳很多，连接各家各户和田土，长年鱼虾成群，给我们带来了童年的欢笑。水井也很多，除了弄口处的云门寺外，还有一口古井，几乎家家户都有抽水井，只是水质好坏不一而已。

惜福弄有点微坡，经过满公桥，最尾端就到了联盟的桑枣。

火、剥猪菜，充实着自己的日日夜夜与喜怒哀乐。

现在的惜福弄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。湘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征用了这里半边土地，建了围墙，到满公桥的横路又成了惜时路。时过境迁，这里真正变成了日夜人丁兴旺的巷弄子。加上鳞次栉比的民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池塘和田土被征用，住在这里的居民已达数万之众，那纯朴宁静的惜福弄已不复存在。

“成妹子，回家吃饭嘞，又到哪里癫去了……”冥冥之中，仿佛又听到父母嘶哑的呼唤声，在耳边回荡。

呜呼，人生百年，惜时、惜福、惜缘分……永远的惜福弄，回不去的故乡，总让我回忆满满！

风骨